

北 非 史

第二卷 上册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 非 史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第 二 卷

上 册

从阿拉伯人征服至 1830 年

[法] 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  
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 非 史

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

第 二 卷

下 册

从阿拉伯人征服至 1830 年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  
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  
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CH.-ANDRÉ JULIEN
HISTOIRE DE L'AFRIQUE DU NORD
TUNISIE · ALGÉRIE · MAROC
DE LA CONQUÊTE ARABE A 1830

原著系法文，本书根据苏联外国语出版社 1961 年俄文译本
«История Северной Африки» 转译，俄译者为 A.E. 阿尼
奇科娃

内 部 读 物

北 非 史

第二 卷

〔法〕夏尔-安德烈·朱利安著

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 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25 插页 4 字数 330,000

1974 年 4 月第 1 版 197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0

统一书号：11171·41 定价(共两册)：2.30 元

出版说明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者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所著《北非史》第二卷，是一部从七世纪以来直到1830年法国大举侵略阿尔及利亚前的北非历史，时间长达一千多年。叙述了北非逐步由若干封建王朝经过国内国外一系列斗争演变为现在北非三国：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的过程。作者从阿拉伯哈里发政权对北非的几次入侵给北非人民带来的灾难，人民的反抗，说到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对当地居民柏柏尔人的深刻影响。作者接着描述：北非人民虽然信奉了伊斯兰教，接受了阿拉伯文化，却一直力图摆脱哈里发国家的封建统治。他们不断举行起义，反对阶级压迫和财产不平等，要求建立一个能够保持所谓“伊斯兰教初期纯洁性”的国家。每次起义之后，柏柏尔人和部分阿拉伯人移民虽然先后建立过一些王朝和国家，可是全部权力都被少数封建主所篡夺。封建

主们穷奢极欲，残酷剥削人民，为争夺王位而引起战争。这就使北非在好几个世纪中陷入战争不断、国家分崩离析、经济一蹶不振的局面。后来，由于西欧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欧各国竞相争夺殖民地，北非长期停滞和落后的情况就更加严重。

《北非史》第二卷的后几章，就是着重叙述欧洲几个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地中海南岸扩张，以及奥斯曼帝国向马格里布入侵时的北非的历史情况。作者通过不少史实，揭露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如何利用当时马格里布各国内部分裂的机会，千方百计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侵略的罪恶，同时，对北非人民的反抗也作了一些报道。

北非历史中这一漫长的时期是十分错综复杂的。这方面的文献资料较少，尤其是较早的几百年。作者夏尔-安德烈·朱利安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写出这一时期的轮廓，使我们对北非三国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情况能有所了解。但是，由于作者是一个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本书在一些地方，还只是限于单纯地报道一些王朝的兴亡更迭，不能深刻分析这种兴亡更迭的实质，深刻分析北非所以长期停滞落后的的原因。

《北非史》第二卷，是根据 1961 年版俄文译本转译的。在翻译过程中，我们曾参照了 1961 年版的法文本第二版。

1974 年 1 月

俄译本编者序

夏-安·朱利安的《北非史，从阿拉伯人征服至1830年》是《北非史，从上古时代至阿拉伯人征服》的续篇，是他那部马格里布史巨著的第二卷。关于这部著作的性质、结构以及在现代资产阶级史学中的地位，在俄译本第一卷的序言中都谈过了。

第二卷包括马格里布中世纪时期。但它跟叙述北非古代史的前一卷和预定要阐释北非近代史和现代史的最后一卷（法文版第三卷的出版可惜大大晚于前两卷）是有机联系着的。因此，作者的构思、观点、风格和笔法前后统一。不言而喻，俄译本第一卷序言中对作者总的方法论的立场观点的评述，也完全适用于本书第二卷。

夏-安·朱利安不是一位阿拉伯学家。这一点以前已经指出过，它对作者这部著作的结构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毕竟使作者不得不依赖

法国的或者说欧洲的专门文献。第二卷是叙述阿拉伯人征服的中世纪时期的，这种情况就特别显著。作者对各种问题的阐述，完全要看现代资产阶级东方学对马格里布中世纪各个问题和历史阶段的了解状况、了解程度及其解释如何而定。

大家知道，北非中世纪史的研究，总的说来还是相当差的。《黑暗时代》——哥提埃给他那本独创的而又引人入胜的著作的题名，至今还没有丧失它的象征意义。尽管近来有一系列新作问世，北非史方面依然存在着“空白点”。阿拉伯人征服的历史，依然是宗教传说、巧妙假设和大量无法断定究竟是神话还是真实的事件的综合。关于穆拉比特^①运动的开始阶段、关于哈夫斯王朝和阿卜德瓦德王朝的末期、关于各个宗教团体的产生和发展情况、关于十一到十五世纪游牧部落的强大集团的遭遇等等，我们知道得非常之少。凡此种种，在北非史中都不是次要的事件或问题。夏-安·朱利安的重大贡献，在于他设法综合所有这些分散的资料，加以贯穿，试图明确北非各民族历史上各个事件的地位和意义。总之，他试图总结马格

① 穆拉比特，一译阿尔摩拉维德。——译者

里布中世纪史研究的成果，从而减轻东方学家们今后的任务。

特别糟糕的是，马格里布社会经济史方面的问题几乎完全没有得到探讨。研究者往往满足于假设或者根据类比作出定论。而真正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北非史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还没有开始。因此，本书中极少马格里布中世纪社会进化方面的资料，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书中完全看不到北非封建关系发展的清晰景象。不错，夏-安·朱利安经常谈到游牧生活，谈到游牧生活在北非各民族历史上的作用，但他着重叙述的主要是这个问题的政治和经济方面，而忽略了它的社会方面，忽略了它对中世纪北非社会和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影响。然而，在一个地区里游牧业和定居农业的长期共存，游牧人和部分定居居民氏族部落组织的长期保留，给马格里布封建社会的发生和以后的发展，无疑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夏-安·朱利安的这部著作把读者引到了北非史上一个悲剧性的事件——1830年法国人侵占阿尔及尔。这个事件，当时人士未能充分估计

其意义，却是马格里布遭受殖民奴役道路上的第一步。当时双方力量过于悬殊，以致北非各民族无法保卫自身的独立。但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是怎样和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为什么北非在面临侵略时无力自卫，为什么民族的有生力量只有在侵略已经实现、殖民奴役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才能起来保卫祖国呢？这个问题是了解中世纪后期和奥斯曼人统治时期马格里布全部历史的关键。可惜不论在本书中，或者在勒·图尔诺所写热情洋溢的结束语里，都没有解答这个使资产阶级研究者感到困难的问题。

在向苏联读者推荐夏-安·朱利安这部著作时，必须同时指出，它是西欧资产阶级研究北非历史的最优秀著作之一，它叙述了马格里布的过去，马格里布各族人民的丰富文化，他们为争取自由、生存和自己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H·A·伊凡诺夫

作 者 序

北非在接受伊斯兰教之后，和东方结合在一起。但北非曾长期力图保卫自己的独立性，不仅通过起义方式，还通过脱离伊斯兰教的途径；这种脱离伊斯兰教情况在征服者每次失败后总会发生，而且还往往借助于具有民族特征的邪说异端和教派分裂来进行。北非的伊斯兰教化过程从七世纪末开始，直到十二世纪穆瓦希德王朝^①取得胜利后才结束。这一过程在摩洛哥具有战斗性和人民性，但这也只是对基督教徒入侵的一种反应。马格里布和伊斯兰教从那时起就再也分不开了。这种情况至今没有改变，因此，只有注意到伊斯兰教观点，才能理解北非一切社会、政治和民族问题。这是北非历史上长期所表现的利害冲突的关键所在，这说明为什么当时在这个不受欧洲影响而闭关自守的地区里，相互争夺的王朝忽而兴起，

^① 穆瓦希德王朝，一译阿尔摩哈德王朝。——译者

忽而灭亡，都不能维持比较长期的统一。最近二十年来，布龙施维克、卡托、塞耶、埃梅里、莱维·普罗旺萨耳、勒·图尔诺、乔治·马塞、彭茨、R·里卡尔、泰拉斯等人的著作（这里只举出最重要的著作）改变了、而且有时极重要地改变了我们以前在这方面的看法。因此，本书中关于哈瓦利吉教派和法蒂玛王朝的叙述只作了少许修改，有关穆拉比特王朝、穆瓦希德王朝、萨阿德王朝、阿拉维王朝和土耳其人的章节也只作了部分修订，而关于伊德里斯王朝、哈夫斯王朝和马林王朝的叙述就不得不作重大改动，甚至完全重写。最后，结尾一章也是完全新写的。

要顺利地完成这样的工作，就需要有一个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不仅从自己所受的教育，而且通过亲身研究而了解柏柏里亚的过去。阿尔及尔大学文学系教授、历史学家和阿拉伯学家勒·图尔诺热情地答应担任审阅本书这样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为此我对他深表谢忱。他那篇题为《保护制前夜的非斯》的论文证明他对伊斯兰教社会有直接而深刻的知识，这篇论文概括了伊斯兰教摩洛哥的全部历史。他的近著《现代伊斯兰教》说明

他知识的渊博，以及他对北非现状和历史都具有同样浓厚的兴趣。读者借助书末所附的丰富的参考书目，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他所关心的问题，或者继续进行个人的探索。现在，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的发展使人感到亟需了解马格里布的过去，这本经过勒·图尔诺审阅的《北非史，从阿拉伯人征服至1830年》将会使我们知道，历史学在最近期间取得了什么成果。

夏尔-安德烈·朱利安

引言 阿拉伯人征服时的北非^①

533年秋，当拜占庭人收复过去的罗马行省，赶走汪达尔人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简直是恢复了被根撒里克及其继承者中断了近一个世纪的帝国传统。其实拜占庭帝国控制的非洲完全不同于罗马帝国控制的非洲，也许就因为这个缘故，当伊斯兰教征服者出现的时候，拜占庭人所起的作用才是那样微不足道。

拜占庭人所占的领土要小得多：丁吉塔那摩尔塔尼亞限于休达(塞普特姆)，凯撒摩尔塔尼亞限于谢尔谢勒(凯撒里亚)，西提夫摩尔塔尼亞丧失了西部，的黎波里塔尼亞丧失了南部；只有努米底亞、总督领行省和毕撒曾保持原有的版图。这样，那些得到独立自主的领土就逐渐摆脱罗马文

^① 参见本书第一卷：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北非史，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从上古时代至阿拉伯人征服(公元647年)》，莫斯科外国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俄译者

明，恢复柏柏尔人的古老风俗习惯。在罗马人渗透较少的乡村里，这样做是容易的；但是在城镇里，罗马化柏柏尔人实在是勉强才逐步放弃了他们已经欣赏的生活方式。不管怎样，柏柏尔人无论是乡村居民还是城里人，重新恢复了他们如此珍重的政治独立习惯。甚至在受拜占庭管辖的地区里，也感觉到这种政治解放的要求：出现了大规模的柏柏尔人联盟，这种联盟对迦太基总督保持相当的独立性。

不过，拜占庭人跟罗马人不同，他们没有把任何持久扎实的东西带到非洲来。他们带来的是自己那些琐碎而激烈的宗教纠纷，当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时，这些宗教纠纷更加剧了。事实上，逃到非洲避难的人中间有基督单性说信徒；他们征求新信徒，在这地区内所有基督教团体中引起风潮，散播分裂的种子。

最后，拜占庭官员并不总是中央政权理想的奴仆：命令下达以后，他们即使能执行的话，在执行之前也总要先争论不休。希拉克略的去世和幼君君士坦斯二世的就位（641年），只是加强了这种离心倾向。646年，拜占庭的非洲地方长官，贵

族格列高利，起兵反对拜占庭当局，自立为皇帝。

穆斯林入侵前的非洲，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内部不团结，离垂死的文明越来越远，逐渐排斥罗马制度，以便重新恢复祖先的传统；连拜占庭长官自己也力图摆脱中央政权，这个地区对这些长官也就更不服从了。